

三八节那天,我打电话给在老家的母亲,祝她妇女节快乐。这个老家不是我的家,我的母亲是三婚,她现在现任丈夫的家。听母亲说起就她一个人在家,那个男人在隔壁市打工,偶尔会回来待几天。

我高中毕业后去上海玩了几天,当时母亲在那边打零工,我便住在她的出租屋里。也就在那几天里,我见到了母亲的现任。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最终会凑合起来过日子,母亲问我这个人怎么样啊,我说我不知道,你觉得行就行。一个亲戚当了媒人将他们介绍认识,母亲觉得合适后,便想着等我来上海让我见一面,想看看我的反应。我当时没做出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,因为我知道母亲是回不去我的那个家了。

母亲说,我还是要找个人过日子,每次过年去娘家待着,住在大姐家也不合适,总有一天会被人说的;我需要一个家了,一个能住的房子,这个年龄也不奢望是可以提供温暖的房子了。

结婚那天,母亲早早地在镇上理发店做了个造型,穿上了一身新的浅红的薄羽绒服,我跟着外婆那边的亲戚坐着大巴来到那个人住址所在的镇上。我没跟父亲说这件事,我想他会生气,我更会发脾气。因为我既明白父亲的不容易,也懂得母亲一个女人的苦境。

我不想让成为新娘的母亲在这一天不开心。虽然我内心纠结,但我知道我去了送上祝福比什么都重要。

母亲问我造型好看吗,我点点头。婚礼

我的母亲是三婚

□ 章双双

一切流程简化,只安排了两三桌酒,两边人在一起吃了一顿。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,我说不要我夹菜,我自己吃自己来,你是新娘,今天你最大。母亲说在她心里,儿子最大。

之后的几年,我也去过母亲的那个家几次,每次上门带点礼品,离开时,母亲跟我说下次不允许带任何东西,你来看我,我就很开心了。我知道母亲不在乎这些,但空手前往和带点东西对那个男人而言,或许就不一样了。见到他我也会客气地称呼和聊天,我希望我的态度能够让他多包容我的母亲——一个婚姻不顺的女人。

母亲的第二个男人,我见过一次但没有了任何印象。我上高三时,一天晚自习临时提前下课,我回到家开门发现一个陌生男人坐在那里,我背着书包手捧着几本书,停在了门口。还没等我缓过神来,母亲从厨房赶过来跟我解释,等我在脑子里快速理清了关系,进行了一些礼貌性的问候。随后他和母亲在门口轻声聊了几句便走了。母亲端来水果,表情有些紧张,吞吞吐吐地说他来看下我,毕竟我们还是存在婚姻关系。母亲问我有没有生气,我边回答没有边整理从书包里拿出来的书。可能我的表情是那样的冷漠,母亲看到了便走出去,将门轻轻带上。我意识到好

像我的面无表情让母亲误以为我不开心了。可我没有出去解释,我是个不擅长表达也不喜欢表达的人,我也真没有生气。

我上初中时,必然要经过母亲第二个男人的村庄才到达学校,每次经过时都内心慌乱,心想,在这如果遇到了母亲,会是怎样?我要不要喊妈,还是当作没看见,继续骑车行路?每到村口我便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,我还是怕见到母亲,但三年的骑行我一次也没有和母亲碰过面。内心的慌张和失望随同我初中毕业一并消散了。

我高中毕业后,母亲说她和那个男人离了。母亲在县里陪读时,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让男人失了主意,认为婚姻期间母亲去照顾前夫的儿子,让他没了面子。母亲认为孩子的学业重要,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但男人最终没能接受这个决定。两个人唯一的共同财产是一辆用了几年、有些锈迹斑斑的拖拉机,男人卖了分了钱。母亲经大姐介绍去上海做起了钟点工。

父亲说第一次遇到母亲时,他是帮着村里结婚的人挑担去接新人的,在新娘的村庄里遇到了母亲,母亲在没有围墙的院子里带着小孩玩耍。父亲说当时你妈妈一头浓密乌黑头发,扎着麻花辫垂到腰间,皮肤有点黑,但大眼睛非常有神。在得知那个小孩是母亲的侄子时,父亲便决定要娶我母亲。父亲和别人换地,在换来的土地上凭自己的瓦匠手艺盖起了房子,母亲嫁进了家,后来有了我。我五岁时,他们离了婚。

修鞋匠王如发

□ 何秋华

1980年,王如发初中毕业,没有考取高中。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,父母商量,给他找个出路,让他去学做布鞋,也不用站着。他去认认真真学了几年。

1990年,他踌躇满志地进城做鞋谋生,却又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残酷现实。越来越多的人不穿布鞋,而穿塑料鞋、皮革鞋、运动鞋了。于是,他果断地改行修鞋。

修鞋的小棚子就在露天,街道旁大楼墙

脚。夏天还好,有些荫凉;冬天就难了,棚子内外一样的寒冷。但王如发能吃苦,除了大雪封门,正常都开门营业。

他能修的修,不能修的学着修。鞋底磨损的,打个掌子;开线的,给缝起来;鞋子豁口了,用502胶粘得严严实实……几百块钱的皮鞋、衣服、名牌包包,经他手,修理、上光,整旧如新,只要花个十头八块钱。顾客络绎不绝。

生意好的时候,他一天能赚个二三百元,几年下来,省吃俭用,加上老婆的工资,他在城里买了第一套房(80平米)。一家三口,搬出了出租屋,住进了自家的新房。2024年,他又在城东,为儿子买下一套120平米的婚房。回想过往,他感慨地说:“人只要不懒,总能生存。”

岁月里的温柔蜕变

□ 陈岚

今年情人节,早上我还没睡醒,就收到了老公发来的520红包。这一刻,我心里既惊喜又感动。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,我突然明白,这么多年,他对我的爱从未改变,只是以前不懂得表达,现在他在用自己的方式,让我知道,我对他有多重要。

曾经,我也渴望浪漫的爱情,渴望那些充满仪式感的瞬间。可在这漫长的婚姻岁月里,我渐渐明白,真正的浪漫不是鲜花和礼物,而是在困难时刻,有人始终不离不弃;是在平淡日子里,有人默默陪伴。老公虽然不善言辞,但他的行动,早已证明了他对我的爱。

这份爱,像一杯温水,不烫嘴,却能暖到心底。

炕锅巴

□ 胡兴来

后,过一会儿再烧一次)时要注意火候。烧饭锅的目的是让米饭熟得快些,这样才能形成厚薄均匀的锅巴。”

到盛饭时,母亲又把我叫到跟前,告诉我:“盛饭也有技巧,要小心地铲光锅巴上的剩饭。剩饭铲完了,再用火钳挑个草把子绕锅底烧一圈,火不能大也不能小。火大了,锅巴太焦不好吃;火小了,锅巴粘在锅上不离锅。火候恰到好处,轻轻一铲,锅巴就离锅了。铲得好,能铲出一个完整的像个金黄金子的火锅巴。”

母亲的“锅巴菜”也是拿手,糖醋锅巴酸甜可口、浇汤锅巴色香俱全,还有锅巴茶、锅巴羹……这锅巴是否有健胃的功能,我没有查有关的科学资料,但自从吃了母亲炕的锅巴之后,我的饭量“一路飙升”,身子骨也棒棒的了。

浇水追肥

□ 吴寿瑛

已是春分节气,连续几天的南风,吹得大地暖洋洋的,人们纷纷脱下厚重的冬装去干活了。村前的杨树摇曳着嫩绿的新枝,庄后的麦苗变绿窜高,呈现出一派返青拔节的朝气。

眼前扑面而来的春色,却让老队长坐不住了。他一天几次往麦田里跑,在麦田里走走停停,不时蹲下身子用手指头抠出麦苗根下的泥土,放在手心里,掰开细看土地里的潮湿度;再抬头望望蓝天白云,自言自语道,春旱天气已经露头了,近期老天不会降雨啊。

平时,老队长每天晚上总是将挂在中街墙上大家干活的排工牌搬弄一遍,安排好哪些人明天干什么农活。社员们总是在第二天早上,捧着早饭碗去看今天干什么活。而今天晚上,他通知各家各户马上派人参加生产队会议。

晚上八点左右,生产队活动室坐满了男女劳力。见到会的人差不多齐了,老队长吸了口香烟说道,今天会议内容就一个,追肥抗旱保苗——眼下麦苗已进入返青拔节的时候,而最近气温升高,天干无雨,不利麦苗生长;从明天起,除了鬲泥积肥的专业队外,其余的男女劳力,不再看工牌干活,统一挑水桶带水舀,去庄后圩那片麦田,浇水追肥,抗旱保苗。

第二天天刚亮,老队长和机工已来到麦田水渠旁。抽水机发动了,水流顺着渠道直向前淌,他们俩迅速用大锹闭好缺口。当水渠灌满水时,出工的男女劳力也都带着工具来到田头。按照分工,男劳力和青年妇女们,各自挑水浇麦苗。一人一个麦梭子,从田那头向后退着浇水。三四个年岁大一点的负责将碳酸铵化肥敲碎往水桶里放,拌和成化肥水,替刚拔节的麦苗追肥补水。几十个人一字儿排开,场面很热闹。男人们挑起水桶担子,号子声随着脚步应声而起,女人们隔着麦梭子谈笑声不断,大家你追我赶,谁也不愿落后。经过几天的连续劳动,那100多亩小麦田浇灌了一次肥水。

我家的“小银行”

□ 陈治文

小时候,家里全靠大人们在生产队里上工干农活挣点工分钱。一般每天只有两毛多钱,只能从生产队里兑回口粮和烧草。平时家里的油盐酱醋钱、人情往来的费用和日常其它开支,包括我们小孩子上学的学杂费用、书本钱,只好另想办法了。

每年春天,母亲到村头张家炕房,抓回三十来只刚出炕的毛绒绒的小鸡家来养。鸡长大了,用处可大了。逢年过节,杀一只鸡改善生活,应应节。有亲戚朋友上门作客,没钱打肉,杀一只鸡招待招待,显得大方又很实惠。最重要的是,总要留下七八只羽毛丰满、体型健壮的母鸡来下蛋。家中便依靠着这些老母鸡支撑起日常开销,母亲美其名曰:我们家的“小银行”。

每天清晨,老母鸡们便迈着细碎的步伐,在院子里悠然踱步,时不时用尖嘴啄食地上的谷粒和虫子,啄食母亲拣剩下的青菜叶,还啄食一些嫩青草。看着它们欢快进食的模样,年幼的我总会满心欢喜。因为我知道,它们吃得饱饱的,才有本事下蛋,而每一颗鸡蛋都意味着我家小银行里多了一份收入。

最令人期待的,莫过于每天傍晚鸡窝上窝前捡鸡蛋的时刻。这种开心事基本上都是我去做。每天放学后,我一撂下小书包,便兴冲冲地奔向专门给鸡下蛋的笆斗草窝。我小心翼翼地将鸡蛋一个一个地捡起,放在小篮子里,然后拎进屋再一个一个小心地放进专门储存鸡蛋的小瓦缸里。我给鸡蛋母亲很放心,因为我从没有打破过一个。我家的老母鸡都很能下蛋,几乎每只每天下一个。有个把老母鸡有时居然一天能下两颗蛋,偶尔还下双黄蛋,那种意外之喜,足以让全家人一整天都洋溢着笑容。

积攒到一定数量的鸡蛋后,一般是十天左右,母亲便带着它们去集市或者小镇上的供销社售卖。如果碰巧,赶集日逢上星期天,我便高高兴兴地和母亲一起去卖鸡蛋。集市上人来人往,喧闹得很,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。母亲找个不起眼的角落,轻轻摆好装着鸡蛋的篮子,静静等待着买蛋的人。每当有顾客询问,母亲总会热情地介绍,这是我们家鸡生的蛋,不是贩来的,很新鲜,价格公道。母亲的眼神中满是真诚与期待。那些卖鸡蛋得来的钱,母亲总是用手帕包好,放进贴身口袋里,生怕弄丢了,也怕被人偷了。用这些钱,母亲会买来油盐酱醋,让一家人的饭菜有滋有味;也会给我和弟弟买上几本作业本,偶尔还买几个黄烧饼给我们。特别是,我们全家人过年穿的新衣服,都是平时卖鸡蛋慢慢聚起来的。

音乐的聆听方式

□ 仲元芳

小时候,家里有一台老式唱片机,它可是父母的宝贝。每次父亲放上一张唱片,唱针轻轻落下,悠扬的音乐便流淌出来。那时候,听音乐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事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静静地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。唱片机播放的音乐,有着独特的质感,每一个音符仿佛都带着岁月的温度。

后来,录音机开始流行起来。我们可以用它听磁带。还记得第一次拥有自己喜欢的歌手的磁带,那种兴奋而迫切的心情。把磁带放进录音机,戴上耳机,沉浸在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里。那时候,跟着录音机哼唱,是最快乐的时光。偶尔,还能通过电台点歌,为朋友或家人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,当听到自己点的歌在电台里播放出来,那种喜悦简直无法言表。

再后来,随身听的出现让音乐变得更加便携。我们可以带着它随时随地听音乐,走在上学的路上,或是在课间休息时,都能享受音乐带来的陪伴。当时,拥有一台随身听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,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随身听,仿佛是我最为珍贵的宝贝。

随着科技不断发展,MP3出现了。它小小的身躯里,却能存储大量的歌曲,而且音质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戴上耳机,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音乐。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创建播放列表,想听什么就听什么,那种自由选择的感觉太棒了。

而如今,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音乐无处不在。有了抖音、酷狗音乐盒等各种音乐软件,找歌、听歌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。只需要轻轻一点,就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。不仅如此,像小度、天猫精灵这样的智能音箱,让我们实现了想听就听的愿望,只需动动嘴,就能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。

从唱片机到智能手机,从听唱片到通过智能音箱播放音乐,这一路走来,音乐的聆听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变化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也见证了科技的飞速发展。未来,音乐的聆听方式还会不断创新,给我们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